

飞架在长江源头沱沱河上的那座公路桥,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想写它是我的心愿了。30多年前发生在这座桥上关于军人的英雄故事,被高原的冻土埋得很深,已经和桥上的每一颗铆钉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了。我要把它挖掘出来不是靠钢钎和铁锹,而必须投入太多的对战友的敬佩和深爱。前不久,我又一次投宿江源兵站,夜里隔窗望见天上的圆月倒映水面,微微波动的圆月分明是一滴庞大的泪,怀念战友的热泪。我终于有了要把长眠在大桥上战友唤醒的强烈勇气。叶子落在地上都是花朵,都是果实的胚胎。我一直坚信沱沱河大桥是有生命的,因为那几个兵没有死!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一队解放军工程部队开拔世界屋脊,对2000公里青藏公路进行改建扩建。这是1954年这条公路通车后,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改扩建工程。沱沱河沿岸海拔4500米,年平均气候零下6摄氏度,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

## 醒来吧,江源第一桥

——沱沱河往事

王宗仁

海平面的一半。人们很早就把“生命禁区”这个可怕称谓送给了这里。对初上高原的战士们来说,这些原来只是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负责修建沱沱河公路桥的连队在长江源头安营扎寨。按季节该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可是战士们迎头碰上的却是冰雪盖地的酷寒。凛冽的暴风怒吼着掀起沙石像一匹黑马从唐古拉山卷来,沿着沱沱河漫无边际地狂吼着。那一排排扎入冻土地上的军用帐篷虽在摇晃却并不随风离地。环境恶劣这只是其一。其二:部队的施工设备和技术也很落后:几台推土机和几十台自卸车,再加上铁锹、洋镐、小推车和扁担、竹筐。当然最强盛的是他们拥有人民军队独一无二的战斗力:“我们每个战士都有一双手和一条命!”施工动员会上,连长握着拳头很豪迈地这样说。

源头的暴风雪,千多

年来一直那么放肆地狂吹着,千年后也许还是不会收敛它的放肆。不去管它了,更不惧怕它,大桥施工进行得热火朝天。曾记得为了竖起一个钻机架,需要全连战士一齐上阵,使出百十号人全部的力气和智慧才能让它立起来。战士们手拉手站在冰冷刺骨的河浪中,围成人墙阻挡水流。钻机架竖立起来了,它是支撑高原天空的擎天柱。一年的无霜期只有短短的两个月,这是施工的黄金时段,大家夜以继日地干活。恶浪峰上颠,险涡波中藏。

一位班长攀上桥架干活,狂风吹来,他不慎掉进冰冷的河里,立即被滔流激流卷走。一个排的战友兵分几路在河里找了十多天也没有见到遗体。有谁知道在老家的老屋妻子即将分娩,当孩子来到世上时,母子俩只能哭唤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

一位入伍才一年的新兵在浇灌混凝土桥桩时,加班到深夜,四肢冻僵,体力不支滑落到几十米深的水泥桩里。一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凝固在了沱沱河大桥上;

一位排长怀揣着已经批准他请假回家结婚的报告,争分夺秒地加一次班再登车下山。他爬上沥青炉熬沥青,失脚滑进

浦东一家旅行社的经理真细心:他居然记得靳羽西在“夜光杯”发表《女人说话的声音》和我随之发表的《男人说话的声音》,找到我让我给导游谈谈,怎样劝告游客在境外旅游时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嚷嚷。

我欣然接受,连续讲了六讲。早在50年前,中国内地游客还很少出境时,台湾市民和农民已经大批出境旅游。当时,台湾作家三毛在马德里热情迎接乡亲。在星级宾馆的餐厅,乡亲们毫无顾忌地大声嚷嚷,邻座的洋人也不批评,只是纷纷撤离,躲得远远的。三毛心里很难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她写了散文,提出批评。靳羽西和我的文章见报后,有作用吗?也许有点作用,但问题照样存在。我有一位旅居法国的朋友告诉我:这几年到法国的中国游客大增,大声嚷嚷的老毛病出现在巴黎许多旅游景点,有一天巴黎圣母院竟然出现一块牌子,用中文写着:华人请勿大声嚷嚷!他感到耻辱,心里难过极了。他本想提出抗议,要求将“华人”二字去掉。转念一想,刺激一下那些不知羞耻的中国游客也好。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目的也是想从一个极端,刺激一下国人认识自己的毛病。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全国大规模地加强对一般民众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国有两个伟人对此是十分清醒,大声疾呼的:一个是鲁迅,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的弱点,引起疗救的重视;一个是毛泽东,他十分坦率地指出,严重的是教育民众,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游客,我建议旅行社在

组团出发之前,一定要对游客提出出游的文明规则,反复宣讲,坦率地告诉游客我们存在的令人讨厌的问题。

有些人总以为欧洲人特别喜欢安静,亚洲人很难做到。这是偏见。这两年,我应邀连续访问了日本和韩国。我发现他们的民众也很讲究公共场所的安静。前年春天游览了日本大小七个城市,十多天,在马路上竟然没有听到一次喇叭声。地铁和大巴车里安安静静,没有人声嚷嚷。去年夏天韩国游,乘大巴游览仁川和首尔,一路上韩国司机从不按喇叭,车子很多,各行其道,秩序井然。《开天辟地》的导演与夫人坐在我后面,很有感触地对我说:“想不到韩国人文明程度也相当高,一路上听不到喇叭声!”我真想让李导再拍一部电影,题目就叫《安静》。让那些在马路上碰就随便按喇叭的司机感到惭愧,让那些在地铁和公交车里用手机通话“哇啦哇啦”穿若无人乘客感到耻辱。让出国旅游过于兴奋的中国人安静一点,再安静一点;在公共场所说话的声音轻一点,再轻一点。

我曾到苏州麒麟公墓为祖父扫墓,顺便应邀到农家做客。主人新居造得真漂亮,可是他和我在客厅谈话,“啪”,一口痰就吐在自家厅里。我惊呆了,他习惯了。我在给导游讲课时,第二课的题目就是《不许随便吐痰》。我故意朗读了演讲的题目,导游们都笑了。然而,一个又一个事实出来以后,他们不笑了,感到了一种耻辱。他们知道回去以后应当如何给游客做思想工作。

## 我给导游的讲课

王登令



## 难忘师生情

刘向东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广播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个阴寒的上午。整个教室格外的沉寂,我们都静静地等着上课。但走进教室的王老师却一脸的悲痛和疲惫,黯然红肿的双眼怔怔地看着我们,沙哑无力地说:“请!请同学们先复习上节课的单词。”说完便面向黑板,可她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停顿了一下即随手而落。透过老师的背影,让我们看见她在悄悄抹泪……从此,我们几个爱捣蛋的同学好像瞬间成了大人,不管是谁上课我们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捣乱了。

我曾以为像我这样考试挂“红灯”又爱捣乱的学生恐怕不会被老师所关爱。但细细回想,王老师从未因学生成绩差,或捣蛋或贫寒而冷眼相待。不久前的同学聚会,我看到和我一样调皮的同学至今还保存着三十多年前老师的信件时,不禁想起了1980年冬,我刚参军到部队王老师给我的那封来信:向东同学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得知你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我很高兴。说实话,受“四人帮”的影响,你们这届没能很好地读书,老师也很惭愧。但现在还来得及。革命工作分工不同,无论干啥都要学习,也都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你很聪明,完全可以自学。我在你前次的信中发现你有点自愧,好像待业在家就无所事事了。这种想法和态度是错误的。人生之路很多,关键要有信心。你没有再进校门,但你走进了部队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大熔炉,同样能学习和锻炼。

听说你们这届高中文凭可能不承认,那就更应该抓紧时间学习。如需要什么书籍资料来信告诉我。老师相信你会有进步,也相信你能为合格的解放军战士。祝健康,进步!

信不长,却情真意切。字里行间都充满着老师对学生的关爱,犹如无穷的动力激励着我的成长。如今,当年调皮捣蛋、不思学习的我自豪地面对慈祥的老师时,老师满脸的笑意宛如窗外的腊梅灿烂而温馨……

## 药剂师发明的可口可乐

郭时民

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是畅销世界的饮料。如今,全球平均每天要喝掉三亿九千三百万瓶。可您未必知道,可口可乐原先并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糖浆,它的发明者是美国的一名药剂师。

19世纪中叶,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药剂师约翰·潘博顿(John Pemberton)经营的药店生意不够景气。为了改善经营情况,潘博顿在实验室里潜心研究新的品种。功夫不负有心人,1886年5月8日,潘博顿终于发明出一种具有提神、镇静、止痛功效的冲剂。后来,为了让产品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潘博顿又让店员在冲剂里加水,制成了糖浆。潘博顿的会计师罗宾是一位古典书法家,为潘博顿所发明的饮料起了一个响亮又易记的名字“可口可乐”,并用美观的字体写出来,这个商标字体一直沿用至今。

英语Coca-cola(可口可乐)是分别产自南美洲和非洲的两种植物,为糖浆起这个名字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为了合辙押韵,叫起来好好听。

当冲剂加入水后,潘博顿药店的销量增加了,

利润上去了,但是店员的工作量却也加大了。不过,潘博顿没有给店员增加工资。为了给抠门的潘博顿颜色,一名恶作剧的店员一次故意在碳冲剂里倒入了碳酸水。没想到,刹那间盛冲剂的容器“呜呜”大声作响,还冒出了气泡。这

名店员见势不妙,拔腿就溜。

此时,站在远处的潘博顿闻到冒气泡的糖浆里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香味,于是就走过来尝了一口,发现味道很好,而且越尝味道越好。很快,糖浆变成了饮料。就这样,潘博顿成了可口可乐饮料的发明人。



马上办 姚月法



外婆家的桥(钢笔画) 董介吾

近来感觉自己有些鬼使神差的变化,突然开始喜欢听广播了。从前开车的CD伴我的,是或激烈或委婉的一段音乐,现在只愿身心在各个电波频道间切换;以往在家休闲的主要方式是上网或看电视,如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一边冥想一边听广播中。或许我是衰老不力了?还是复古回归?不管如何,放慢脚步、放宽视野的情愫却如荒草般自由生长。

曾记得幼时,物质条件匮乏,娱乐活动除了在户外野疯外,最大的享受就是听广播。每天中午十二点,我都准时在收音机旁正襟危坐,捧着饭碗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赵匡胤演义》等。刘兰芳字正腔圆、活灵活现的说书风格,犹如将时光倒流至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年代,令我如痴如醉,从此

爱上了历史和文学,并受益良多。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网络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多媒体、自媒体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广播由于可听可见、稍纵即逝等先天劣势,在各类媒体的竞争中不复往日雄风,败下阵来,受众人不断萎缩。我家那台破旧的红头牌收音机就经历了从“万千宠爱于一身”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直至“香消玉殒谁人怜”的境地。所以,每次母亲在忙家务,大分贝地开着效果不佳的收音时,我都会内生不屑和心酸,觉得母亲真的年纪大了,已将乐趣和追求放到废纸堆中。

直到有一天夜晚,百无聊赖的我在等女儿放学,偶然打开车

载电波,一首南方二重唱的老歌《细说往事》竟不期而至,清澈柔和的旋律缓缓敲打着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蓝蓝的天,往事儿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沉的眼,请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充满怀旧的色彩和平实的诉说基调,让我不由得乘着歌声的翅膀,回忆起过往的喜怒哀乐,眼眶湿润之余,也多了几分安静与淡然。在不知不觉中,广播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又回到我身边。每当开车、散步、用餐、品茶时,我都习惯收听电波里的健康、时政、音乐、车况等各类信息,倘若觉得累了烦了,可以随手关掉播音,而无任何心理压力。以前干家务常感到是负担,现在在IPAD下载的嘟嘟收音机

作陪,刷碗、拖地似乎变得欢快起来,且妻子常被精彩的播音吸引过来,边聆听边打毛衣,好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家庭画面。这也终于使我领悟到母亲喜欢广播的原由。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信息嘈杂,广播的简单、自然、坚守,就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带给人一股小清新、小幸福、小温馨的感受。电波不是Baby-sitter,不像看电视、玩手机那样随时主导你的思维,侵占你的空间,捆住你的手脚。你完全可以“一心二用”、“去伪存真”地听收音,若产生内心共鸣,则可信马由缰地思考人生,想象心中的哈姆雷特。因此,尽管生活依旧快节奏、高压力,我仍会在每个晨昏,与电波相伴成长,放缓步调,让心灵去旅行,找回真实的自我。



七夕会 赏心乐事